

尼德兰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

夏 诚

十六世纪末爆发的尼德兰反西独立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尼德兰北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欧洲、甚至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揭开了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标志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但是,苏联史学界和国内有关世界史的著作,一般都把尼德兰革命划入中世纪史,与叙述资本主义时代的近代史截然分割开来。实际上,也就是把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看做是中世纪末期的一个地方性孤立事件,把它排斥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总进程之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必要重新认识尼德兰革命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

尼德兰革命,从一五七二年开始到一六〇九年结束,前后约四十年,是世界历史上时间拖延最长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对欧洲来说,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是当时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同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的矛盾、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同封建反动势力的矛盾尖锐的突出表现和重要结果。尼德兰革命爆发时,欧洲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和成长,绝不限于尼德兰一个地方。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以及西斯拉夫人的一些地区,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已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马克思说十六世纪在欧洲开始了“资本主义时代”。^①资本主义关系在尼德兰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不是彼此无关的现象,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加强了,尼德兰则日益成为欧洲的一个经济中心。尼德兰与全欧洲进行越来越频繁的贸易,革命前就已成为欧洲商品的大堆栈和集散地。北部的阿姆斯特丹迅速发展为国际性商业城市。南部的安特卫普被称为十六世纪的华尔街,是南欧和北欧之间进行贸易的桥梁,也是西欧和北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每天在这里参加交易会的各国商人,有时多达五千,港口聚集了两千多艘来自各国的船只。^②活跃的国际贸易使尼德兰同欧洲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并互相促进。因此,尼德兰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和要求。

不仅如此,尼德兰革命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世界变化的特征。十六世纪,亚洲的一些国家,如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更引起了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西欧诸国的殖民扩张,把各大洲卷入了正在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国际主要商道也最后转移到了大西洋。西欧不仅是殖民主义的巢穴,也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尼德兰、英国和法国地处世界商路中心,可算得天独厚。新兴资本主义关系获得了十分有利的国外条件,得以迅速“沿着这个时期形成的世界市场的新方向发展起来了”。^③尼德兰革命的爆发,从当时的世界形势说,正好反映了这个新的变化。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是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封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六世纪以来,欧洲的反封建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的有两种:一是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是在这个世纪中叶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反对西班牙霸权的运动。二者形式不同,但有联系,尼德兰革命则在更高程度上把两者结合了起来。

尼德兰革命前,遍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欧洲资产阶级对腐朽封建制度的反抗。这一运动对尼德兰革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十分重要。保守的路德教派和平民的再洗礼教派都相继传入,成为尼德兰阶级斗争和民族运动中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产生于瑞士的卡尔文教派,最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在尼德兰传播最快,影响更大。五十年代后,卡尔文派教会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到处涌现,成为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六十年代,卡尔文派教徒从法国、德国、英国、日内瓦纷纷涌入,^④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捣毁圣像运动,大大促进了尼德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长,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革命年代卡尔文派教会到处起了组织和领导革命的作用,成为同西班牙和国内敌人进行斗争的旗帜,声势极大,以致奥伦治的威廉也不得不改宗卡尔文派。恩格斯曾指出,“卡尔文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却成了…荷兰…共和党人的旗帜,把荷兰从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⑤

尼德兰革命是通过民族战争的形式来进行的。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西班牙的统治。而当时的西班牙,是拥有最广大殖民地的封建大国。它推行霸权政策,梦想成为全欧洲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它已把尼德兰和意大利踩在脚下,急欲吞并葡萄牙,计划征服法国和英国,企图使德意志诸邦臣属于自己。西班牙霸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对新兴资产阶级运动。它不但反对西欧民族统一和独立国家的形成,而且以罗马天主教的卫道者自居,到处扶持天主教势力和极端反动的封建贵族,充当反对宗教改革运动和进步思想的急先锋,是欧洲封建反动势力的最主要堡垒。很明显,在这样形势下,反对西班牙的霸权,不仅是尼德兰人民的迫切任务,也是欧洲各国人民和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是欧洲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尼德兰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

二

尼德兰革命不仅使本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还具有国际意义,对国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的发展。

独立战争还未结束,联省共和国就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一六〇二年,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迅速膨胀。在东方,它排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势力。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它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资本额要少十几倍,无力同它竞争。^⑥它先后把爪哇、摩鹿加、锡兰变为殖民地,侵占我国台湾,在印度、马来亚、澳大利亚等地建立一系列殖民据点,占领了通往东方最有价值的战略据点毛里求斯和开普,夺取了东方的贸易垄断权。到十七世纪中叶,就形成了荷兰在东方的殖民帝国。这样迅速的进展,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奇迹”。^⑦除此以外,在南、北美洲、加勒比海,都有荷兰的殖民地。荷兰不仅一跃而为世界性殖民大国,而且它推行的殖民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并先于英国成为“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国家。”^⑧它通过贸易和其他方式,把亚、美、非洲的许多地区,程度不等地卷入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漩涡。

同时，荷兰在海上贸易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巨大。在欧洲，它几乎控制了德国的整个对外贸易，在俄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排挤了英国而居首位，把波罗的海地区70%的贸易集中在自己手中。荷兰在对外贸易上的优势连英国也感到喘喘危惧。克伦威尔甚至把荷兰商人排除于英国对外贸易之外，作为发动对荷战争的首要目的。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荷兰同样是遥遥领先。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航行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称为“海上马车夫”。到十七世纪末，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约半个世纪，荷兰大体上还保持了这个地位，还能控制欧洲谷物贸易的80%，对殖民地的贸易比英国大一倍。荷兰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表明它先于英国充当了发展世界市场的主角，对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广泛的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急剧发展，使荷兰社会经济特别兴旺，富甲全球，整个欧洲为之吃惊，各国资产阶级羡慕不已。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大声疾呼，要求“自觉模仿荷兰”。^⑨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于1664年发表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反复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求学习荷兰，更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⑩荷兰在欧洲金融方面的地位，同样十分突出。阿姆斯特丹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据说它拥有的金钱可以使欧洲半数国王的空虚国库充实起来。直到十八世纪，荷兰还是英国的债主人。^⑪

在工农业方面，荷兰对欧洲各国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荷兰是当时手工工场最发达的国家，不少国家都向荷兰学习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到十七世纪，英国的呢绒还要运往荷兰最后加工和染色，荷兰从事该项职业的工人数以千计。^⑫荷兰的造船业更是名列欧洲前茅，许多国家向它购买各种类型的船只。俄国的彼得大帝曾两度到荷兰学习造船，并聘请一批造船匠回国，给俄国建立了第一支舰队。^⑬荷兰的农业对欧洲大陆也有较大的影响，被认为给“十八世纪其他国家的进步地主和农民提供了榜样，指示了方向”。^⑭荷兰的排水工程十分发达，欧洲不少国家利用它的经验，英国的排干沼泽工程就大大得益于荷兰。

第二，尼德兰革命沉重打击了欧洲主要封建反动堡垒——西班牙和罗马天主教会。

弱小的尼德兰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尼德兰革命使西班牙陷入这场战争约达四十年之久而不能自拔，经济和军事上都迅速削弱。查理五世时，西班牙财政收入的一半取自尼德兰。^⑮后来，北部独立了，南部虽然不久又重新处于西班牙铁蹄之下，工商业却完全凋蔽，西班牙的这棵摇钱树倒下了。不仅如此，战争还使西班牙耗费巨额资源和金钱。战争的前二十六年间，仅现金就花费了一亿多杜卡特，超过了这时西班牙的全部国债。^⑯结果，西班牙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国库一空如洗，几次被迫宣布财政破产。到尼德兰民族战争结束时，西班牙的整个经济已濒临崩溃境地。物价腾贵，工商业凋蔽，田园荒芜，流浪者和乞丐充斥全国。^⑰原来使欧洲各国望而生畏的庞大帝国，从此由盛转衰。英、法反对西班牙干涉和侵略的斗争，意大利、葡萄牙争取摆脱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运动，西班牙国内的农民运动和民族起义，都先后开展起来。“世界上这个最强大的帝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⑱西班牙的衰弱是当时欧洲的最重要事件，它意味着欧洲封建反动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为各国资产阶级搬开了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绊脚石。

遭受尼德兰革命打击的，还有西班牙所支持的罗马天主教会。十六世纪中叶起，罗马教廷在西、奥哈布斯堡王朝支持下，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疯狂反扑。而尼德兰革命给了这股反动逆流迎头痛击，天主教在南部一度面临崩溃之势，它在北部的统治也大多被推翻。卡尔文

教派在联省共和国的胜利，刺激了英、法、苏格兰和德国西北部一些地区的新教运动。天主教恢复在英国统治的迷梦破灭，消灭法国胡格诺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连它在西班牙的地位也受到冲击。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挫折使欧洲封建反动势力遭到又一失败。

第三，尼德兰革命对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尼德兰赢得民族独立以后，带来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活跃。十七世纪是荷兰的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荷兰“已站在文明世界的最前列”。^⑩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莱定大学，迅速成为人文主义的中心，学生数以千计，其中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青年。在莱定大学任教的，有当时欧洲出类拔萃的学者。^⑪不少国家的进步思想家、学者，到这里来避难，深受荷兰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笛卡尔居荷兰达二十年，在各大学任教，发表了他的名著。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都到荷兰住过一段时期。荷兰也出现了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思想家和学者。著名的斯宾诺莎，在欧洲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占有一个位置，他的唯物主义思想被恩格斯誉为“是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⑫格老秀斯是荷兰最有名的学者，被称为当时的“奇才”。他是法律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外交家、文学家，为维护荷兰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是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荷兰在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

第四，推动了欧洲反封建和反西班牙霸权的斗争，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

尼德兰革命虽然没有同时在其他国家引起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不少国家却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法国胡格诺派表现了对尼德兰革命者的热烈同情和支持，并和“起义的尼德兰一直协同行动”。^⑬英国商人和“海盗”以金钱和人力帮助尼德兰，与“海上乞丐”配合作战，“表示了对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和尼德兰革命者的热烈而普遍的同情”。^⑭卡尔文派教徒从尼德兰涌入德国促进了德国西北部的新教运动的发展，使神圣罗马帝国感到恐慌。一八五一年，亚亨的新教徒举行起义，推翻了天主教的市政委员会，掌握了城市政权。^⑮尼德兰革命以后，英、法、荷三国结成了反西联盟，共同抗击西班牙的侵略，使腓力普二世对英、法的军事冒险都以失败告终。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在反对西班牙侵略的斗争中，虽然封建王朝和部分天主教贵族也参加了斗争，但是，更为积极和坚决、起作用更大的，还是新兴资产者。例如，一五八八年，为迎击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进攻，伦敦就提供了三十艘船，一万水手和一万民兵。其他城市和港口，也有同样表现。^⑯英国的进步史学家认为，英国反对西班牙的战争中“进行战争的主要是英国的商人阶级和他们在绅士中间的同盟者”。^⑰在法国，不管是胡格诺战争还是后期的对西战争，资产阶级都是比封建王朝和贵族更为重要的力量。其次，英国和法国粉碎西班牙侵略的胜利，不仅在国际上扩大了尼德兰革命反西班牙霸权的胜利，在国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国家都摆脱了西班牙征服的危险，增强了国家统一，维护了民族独立。从表面上看，这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是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新教的胜利，其实，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民族的统一和独立，新教获得的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首先是资产阶级取得的生存权利。中央集权的加强，也正适应了资产阶级在当时的需要。所以，在反西战争胜利以后，英、法的贸易和工场手工业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同贵族的矛盾迅速激化，逐渐走上了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因如此，一五八八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也被看成是“英国国内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被视为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第一幕”。^⑱斯图亚特王朝开始后，资产阶级同王权的斗争日益激烈。不久，资产阶级革命就在英国爆发。在法国，前进步伐没有英国那样快，但情况大体相似。苏联史学工作者也承认，随着胡格诺战争

的结束和反西班牙战争的胜利，“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成份发展较快和专制制度日益巩固的时期，…原始积累的过程以破竹之势进行着”。^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八年，法国资产阶级就发动了福隆德运动。只是由于形成了比英国强大得多的绝对君主专制、对外扩张的不断胜利，以及胡格诺运动的夭折，才把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后推迟。由此可以看出，英、法反对西班牙霸权侵略的胜利，首先是两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是欧洲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重大胜利。

假若以一六〇九年休战协定作为尼德兰革命的结束，还可以看到，尼德兰革命后，欧洲并没有平静，政治动荡反而加剧了。几年后，捷克爆发了民族起义，开始了全欧洲性的三十年战争。一六二一年，荷兰的反西民族战争再起。战争还未结束，葡萄牙就爆发了两次反西民族起义，恢复了独立。同时，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未终结，又发生了法国的福隆德运动，西班牙的加泰隆起义，意大利的两次民族起义。其中，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的只有英国。但是，其余的大多数起义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是明显的。

从上面简单叙述可以看到，尼德兰革命开始后的八十年间，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封建制度激烈搏斗的时期。可以说，这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第一幕或初期阶段。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持续时间长，基本上却是连续不断，而且大体上相当于尼德兰革命的全过程，即从反西民族战争开始，到第二次反西民族战争胜利结束。这一运动所涉及的地区还基本上只限于西欧，但却包括了资本主义关系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从欧洲来看，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运动胜利是巨大的。产生了两个资产阶级国家，即荷兰和英国。葡萄牙独立了。法国成为统一民族国家。欧洲的两个主要封建反动堡垒，西班牙的霸权从衰落到崩溃，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再度削弱。所有这些，就为十七世纪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商业、为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只要把尼德兰革命同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反封建运动，特别是同资产阶级运动联系起来，不是把它们割裂，就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尼德兰革命不仅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具有国际意义。这次革命反映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水平和需要，它特别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堡垒，迎来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第一次高涨，有力地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次革命也多少反映了世界经济变化的特征，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总之，尼德兰革命揭开了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开始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总进程。但是，苏联史学界不承认尼德兰革命的这一历史地位，认为尼德兰革命只不过是一次很不成熟的、地方性的、发生于一个小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③而且他们还力图使读者相信，这些观点似乎是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所得出来的正确结论。国内史学界也多采纳这个看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

首先，苏联史学界根据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对尼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的“原型”的论述，断言尼德兰革命太不成熟，不足以作为近代史开始的里程碑。这个结论显然不符合马克思这篇著作的原意。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写于一八四八年底，正值欧洲革命连遭挫折、普鲁士发生反动政变的时候。全文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即揭露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目。为此马克思作了历史对比。在第二节中，就援引了英、法革命。马克思指出：前两个世纪的英、法革命中，资产阶级确实领导了革命，而且都取得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胜利，不

仅走在时代前面，而且超过了它们历史上的先驱者，法国革命超过了它的“原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超过了它的“原型”尼德兰革命。三月革命中的普鲁士资产阶级则完全相反，不但没有超过自己的时代，反而大大落后于时代。因此，很清楚，马克思在这里完全是为了进一步证明普鲁士资产阶级既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又落后于它的革命先驱者。苏联史学界竟用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原型，来否认尼德兰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未免过于牵强。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的历史对比，也说明了英国革命没有法国革命成熟，尼德兰革命又没有英国革命成熟，“原型”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也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不能把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原型”分为一个是成熟的“原型”，一个是不成熟的“原型”。更不能把两个“原型”分别划入两个本质不同的历史时代。恰恰相反，把两个“原型”和法国革命看成是十九世纪以前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里程碑，把尼德兰革命看成是这个总进程的开端，不是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吗？

还要指出，尼、英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一方面成熟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共同之点，使它们与法国革命有更大的差别。例如两次革命都处于商业资本占统治、手工工场的早期、世界市场还处于开始形成的阶段；整个说来，两次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都没有与人民群众结成联盟；革命都极不彻底，同样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两国革命都披上了宗教外衣，都以卡尔文教派为旗帜。因此，从世界历史的全局出发，可以说，更有根据把尼、英两次革命看作是同一类型、同一发展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尼、英两国革命都以卡尔文派教义为思想武器。正好是这一点，比较集中反映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所以恩格斯甚至把十七世纪末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列入“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初期阶段”，其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宗教色彩。”^⑩一八九五年五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荷兰和英国都是在十七世纪“完成了”“具有市民内容的成就。”^⑪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尼、英两次革命同属于初期的资产阶级革命。

苏联世界史学者，还对“原型”一词作进一步引伸和发挥，以荷兰是“商业资本统治的国家”，英国革命则处于“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作为尼德兰革命不能作为近代史开端的主要依据之一。应当指出，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没有提到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巨著中的不少篇章，讲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荷兰，并把它作为手工工场时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来解剖。对于荷兰经济中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突出地位，马克思强调指出，它已发生变化，已“从属于产业资本”。这一点，当时的英国不但没有超过它，反而“被宣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⑫假若这些表明荷兰资本主义还处于幼年时期，那英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又何尝不是同样处于幼年时期！还应当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表现为手工工场和商业，而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荷兰，已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的形式最先繁荣起来的”^⑬国家。革命时期和以后年代，荷兰资本主义比起后来的大工业，当然很不成熟，但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的时候，却是最高水平。无论就手工工场、商业来看，还是就国际贸易和殖民制度而言，都是如此，也都在《资本论》中有所论述。马克思指出：“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⑭所以就生产力或整个资本主义的水平来看，要说尼德兰革命与英国革命有差别，这个差别比起政治上的差别，不是更大，而是更小。在有些方面，英国则还不如荷兰。

因此，根据马、恩的有关论述，包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的论述，把尼、英两国

革命都列入初期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更为恰当，更为合理得多。以后，斯大林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他在一九三四年的《对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中，就建议在以法国革命作为近代史开端的同时，在序言中再度简单叙述尼德兰和英国的革命。^⑤一九三九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近代史教程》就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来处理尼、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是，苏联史学界后来又把这两次革命完全分开，一个放在中世纪，一个放在近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包括三个世纪之久，是一个长期过程，中间经历了几个阶段。正像资本主义不是一开始就充分发展一样，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成熟和彻底。既然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不那么辉煌、不那么彻底，那就还它的本来面目，不必回避它、掩盖它。世界史学者的任务，应当是揭示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总进程及其规律，不要将它割裂开来。

其次，苏联史学界还根据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关于英、法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的论述，得出另一个结论说，尼德兰革命是“地方性事件”，不能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乍看起来，似乎这个结论比上面讲的理由更有根据，其实也是同样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在上述一文中指出，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一样，“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这是完全对的。可是，苏联史学家却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第一”二字，结果就把马克思的话变为英国革命“是第一次欧洲范围的革命”。并进一步加以引伸，似乎马克思把尼德兰革命看作是地方性革命，然后把这个结论作为否定尼德兰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最主要理由。很明显，这是曲解。从上下文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英、法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是为了同普鲁士三月革命对比，不是同尼德兰革命比较。马克思在下面具体阐述了“欧洲范围”的含义，并立即得出结论：“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十分清楚，马克思讲的“地方性革命”，完全是指普鲁士三月革命，无论从意思和字面上来看，根本得不出尼德兰革命是地方性革命的结论。不能把普鲁士三月革命的特征强加于尼德兰革命，也不要将三月革命中的普鲁士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尼德兰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

苏联史学家试图根据马克思的同一句话来说明，英国革命的国际反响要比尼德兰革命“大得不可比拟”。这是夸大。从思想上的影响来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超过了尼德兰革命，这是事实，但这个差别还不是很悬殊。从政治影响来看，英国革命比尼德兰革命更不能说大得不可比拟。这两次革命，都没有在其他国家同时引起革命的爆发，但都在各国资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中引起了反响。当然，影响的大小不相同。英国革命在同时的法、意、荷的革命运动中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在别的一些国家也有反映。尼德兰革命则同西欧诸国的各种形式资产阶级运动，包括反西民族战争和宗教改革运动，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两国革命所产生的国际反响的广度和深度不完全一样，但很难说有“不可比拟”的差别。至于对欧洲封建反动堡垒的打击，英国革命才很难同尼德兰革命相比拟。

由此可见，苏联史学界否认尼德兰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两个主要理论根据，即尼德兰革命只是英国革命的“原型”，还不成熟；尼德兰革命不过是一次地方性事件这两个论据，都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苏联史学界还有一个似乎是有恃无恐的理由，说尼德兰是“小国”，它“对欧洲的发展远不足以起决定性作用”。而英国在革命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已是“无比巨大”，它还“行将以头号工业大国和殖民强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意思很清楚，尼德兰是小国，对欧洲历史发展的影响有限，英国则是大国，或者说后来成了头等大国，对欧洲历史的发展起了决定性

作用，所以近代史的开端应该是英国革命，而不是尼德兰革命。E·M·茹科夫今年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他说，苏联史学界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近代史开始的标志，“这个分期的根据是，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关系在一个大国对封建主义的第一次胜利。”^{③④}假若说苏联史学界的上述两个理由还有些似是而非的根据，那么这个理由就未免近乎荒唐了。

评价一个革命的意义，应当从实际出发，主要以它当时的实际结果和影响为根据，决不能把国家的大小作为衡量的主要标准。这应该是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拿革命时的尼德兰和英国来说，苏联史学界的看法也不正确。革命初期的尼德兰，显然不是小国。假若指的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也只能就本土的面积和人口来说，才可称为小国。但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那它从来就不是大国，至少不是头等大国。显然，不能这么看，应当考虑其他的因素。若把经济、军事、海上势力、国际关系中地位和殖民地面积包括在内，十七世纪的荷兰显然是一个大国，英国还落在它的后面。“只是在它打垮了荷兰和法国，并且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超过了荷兰和法国之后，英国的影响才变得强而有力”。^{③⑦}若就商业和城市手工工场而言，英国到十七世纪末，即革命后几十年，也才与荷兰并驾齐驱。因此，拿当时的荷兰和英国相比，或拿革命时期的尼德兰和英国相比，都不能视为有大国小国的分别。

至于说英国以后成了头等工业和殖民大国，这是事实。但是，那已是英国革命后一百多年才出现的情况。正如荷兰在十八世纪的衰落不能与一个世纪前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混同起来一样，英国的成为头等大国也不能与它一个多世纪以前爆发革命时的地位等同起来。由革命的胜利到成为世界大国，中间充满了极为错综复杂的过程，不能把这段历史简单化了。如果因为荷兰到十八世纪急剧衰落了，所以十六世纪末尼德兰革命的意义就微不足道，因为十八世纪初英国迅速上升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大国，它在十七世纪的革命意义就特别巨大。照这个逻辑来推论，那一部世界史将会写成什么样子呢？苏联世界史学者所提出的理由，显然不足以否定尼德兰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注：①⑧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822，820页

② A. H. 奇斯托斯沃诺夫：《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莫斯科版第16页

③③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40，540页

④②⑤ J. 杨森斯：《德国人民史》英译本，第8卷，1928年，伦敦，第22-23，36-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0页

⑥⑦⑫⑬⑮⑯ G. 艾德曼逊：《荷兰史》，1922年，剑桥，第159，275-276，125，302，186，188页

⑧③⑦ G·N·克拉克：《十七世纪》，1935年，牛津，第15，18页

⑩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译本，第74-78页

⑪⑭ H·赫顿：《欧洲经济史》，1936年，纽约，第285，280页

⑮ A·H·格拉齐安斯基等合编：《中世纪文献》卷三，1950年，莫斯科，第3卷第226页

⑯⑮② R·P·戴维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伦敦，1954年，第224，164，210页

⑰ 沃德、普洛斯洛：《剑桥近代史》，1907年，第三卷，第536-539页

⑱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单行本，第11页

⑳ C·阿曼：《英国历史》，1932年，第7卷，第290页

㉑ J·R·格林：《英国人民史》，纽约，第2卷，第444页

㉒㉓ A·L·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伦敦，1951年，第205，206页

㉔ A·Л·柳勃林斯卡娅等合著：《法国史纲》，中译本，第192-193页

㉕ E·A·科斯明斯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第1卷，第19页；E·M·茹科夫主编：《世界通史》第4卷，第9页；第5卷，第7-8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㉗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三)，第586，587页

㉙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第36页

㉚ E·M·茹科夫：《近现代史》，1979年，莫斯科，一期第7页